

推薦序：盛世中的荒涼

羅智成

室內，永遠過盛、過強的冷氣保鮮着工作與消費的旺盛意志；室外，溼熱的氣候在鋁帷幕窗鏡無限次折射下，烘焙着熱島效應；在香港這樣一個城市裡生活，並不那麼容易找到一些觸媒或密道，可以把你帶回某種熟悉的、深層的詩的情境或心緒裡——

但是我卻是在這所有心靈元素都被稀釋的高密度生活環境裡，讀到紹珊的詩作。

「一千隻陌生的帆船在輸送帶上駛過去

願望像一件孤獨的行李正等待被領取」

熟悉的口吻與作者自己始終意識到的「盛世荒涼」的疏離感，就這樣開啟了我讀詩的心情。

《Wonderland》基本上是由特定的觀察視角與議論腔調所引領的鬆散詩作選集，記憶着發生在四個地方，但反芻於同一個方寸之地的感觸與感想。

在這方寸之地經營的世界精巧而豐盛，許多讓我十分眼熟的元素，好像想像中「詩之密教」的通關密語，令人很快產生了信賴與共鳴。例如：總想為那些難以言喻的事件或心理狀態命名的熱誠；例如我所耽溺的「疏離」——那是現代詩人的「起舞式」，不黏滯於任何慣性情感與思維的超越或恍惚之姿；又例如十分熟練、和臺灣詩創作者極為近似的細膩、曲折的語法，顯現出島嶼型現代主義的濃郁感性；而精確意象與抽象概念的運算演繹，則顯現出處理微型思想或邊緣意識的寬裕能力。偶爾，流暢、明朗的大陸用詞、口白或口語穿插其間，提醒我紹珊更多元的社會背景與創作淵源，那已成為她特有的口音了。

在臺灣，其實詩或詩創作已經不是六〇年代某種離經叛道

或刻意要驚嚇中產階級的前衛藝術行動，也不再是需要用全部的生活或生命去實踐的美學意識形態。在現代詩語言與創作傳統長期浸染之下，對臺灣的年輕人來說，詩或許更像是一種含有酒精的風格化語言，可以用來呈現個性、辨識自我或渲染生活情調的工具，並不比搖滾樂或流行歌詞有更大的探索企圖或宣示的負擔。

臺灣年輕一代的詩人相對地一直有着更嫻熟、多樣的文字技巧，更原創、世故的書寫策略，在方便、多元的網路環境與群眾運動般的熱鬧氛圍中，他們的困境有時反而是找不到和這神奇的文字載具相襯的主題或觀點。

紹珊似乎沒有這樣的困境，她投射並認同於一個更為巨大、複雜的文明社群，在彼，文學經典反覆處理的永恆素材，仍以現在進行式鉅量發生。面對與逃避之餘，她更以豐盛的旅遊閱歷、廣泛的文化關懷與社會參與——最重要的，還是人文工作者本質上的人道與理想主義基因吧，讓她在遽變的世

紀、轉型的中國找到許許多多真實性——或至少現實性更高的主題：流民、苦力、生態、轉型社會的時事百態、全球分工、民主運動，我們年輕、熱烈的觀察者都一一觸及……

——「可以了，表妹，現在我們去扶她起來

但當心你的口袋」

這些主題可能只是源於一瞬的刺痛、感動與迷惑，卻釋放出更多的心靈能量、更開闊的視野、更多的關注與好奇、更多逃避——換言之，更多意義的產生與消失……

在這些繽紛的景象裡，所有喧囂、憂傷、異化、孤寂簇擁着疏離的作者，讓她置身《Wasteland》之中卻有在《Wonderland》裡官能衝擊、心智衝擊的荒誕、豐盛之感。

「看不見的狐狸亂竄於盛世

在我們的腋窩裡就能嗅出他們」

但她並不急於以虛擬的詩境虛張聲勢的去宣稱、去詮釋、去表態，去消費她所關心的主題，而是回到詩人的角色，在一旁靜靜觀察着、感受着、反省着、困惑着。「詩之密教」的通關密語，就我而言，就是某種在詩創作中融入平凡、自甘平淡的澹泊覺悟，這樣我們才得以找到真正不凡的觀點與立足之地，讓讀者迅速就產生了信賴與共鳴。

茉莉之夜

「星星倒影着碎片……」

我想寫一首愛國詩

但提筆就壞了

暴民瓜分着應有的家產

茂密的人群頓成叢林

大家睡在坦克上，並不打算逃亡、隱身

世界本也可以佯裝與突尼西亞無關，與我無關

默默被風沙修正台詞與口音

七十年前的血

在五十年後的槍口開花

水晶之夜，有人盜取了佛陀的信印

上海的猶大吃着水煎包，他最後的晚餐

蒸汽乘着列車在北非播道

乾一杯吧，賣茉莉花的

攤販已成木棍，龜裂的乾鍋已燒得沸騰

負面告解

——在未來的新填海區寫給三峽

我不曾虐待牛

我不曾減少供奉神廟的食物或善款

我不曾拿走死者的麵包

我不曾從孩童嘴邊搶奪奶水

我不曾逆水築壩

——《死亡之書》（Book of the Dead）

是誰在圍牆上

用紅字描繪繁榮臉龐？

國王的新屋被水汪汪的眼睛折射着

我們漸退化成猿猴，在白帝城兩旁奔走

因一江子的承諾而口渴

是誰在橋上看風景？還斜插了一場鋒利的雨？

是海水長得太快，太高，太像一個國了

渺小的村落，是火鍋中的豆腐渣

一塊塊很硬的道理淤積在旁

結帳的五塊錢上，一壁山河已被磨平拋光

看，他們已攤出野心如新版圖

南美洲是一隻雞腿

義大利仍是一隻靴

岸呢，不敢低頭，怕自己已倒影成一座屏風樓

你說為未來靜坐

還不如到山林打坐

我說希望像沙，被全數倒下

沙漏的頂端在等待另一個倒灌的時刻……

天地還好好的合着，被追趕的人們

來到玻璃森林，但這裡的黑沙不是紅海

我找不到可供告解的先知，你找不到可以禱告的地方

此刻一隻濕透的狗頓足

一片曾是波浪的土地突然下滑

靈光的臺北

一個吵架後的午後我們去買新年大樂透，你說：「不開心是不會中的。」投注站的眾人默默填着自己的三圍數字、生日日期、幸運號碼、戀愛次數、真實年齡……彷彿正全神貫注地寫一首首加密的詩。

我說如果樂透中了就去陽明山開一家很小資的咖啡廳，你說應該把心思放在如何做善事，說着說着就從東區走到國父紀念館前。

我們在長椅上坐了很久，我四處張望尋找賣珍珠奶茶或冬瓜茶的商販，不然再來個蔥抓餅，反正無時無刻充滿觀光客的購物欲。廣場上有人跳街舞有人獨自打着自動回來的網球，看着來來往往的散步人群你突然說：「幸福其實可以不用花錢。」

後來我漸漸忘了我的口渴……一〇一大樓慢慢亮起了週末的色調……

臺北是個充滿故事的城市。

己丑年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一年後，我的髮型已改鄉音已變

我在睡着的人群中醒來

背起夢想從東走到西面

生命的馬戲凌空翻了一圈

喧鬧，靜寂，周而復始

你的背被我用雙手閱讀着，好久不見
像一份陌生的高考卷

我說我信仰人情的無為而治

機鋒如雨下，我總悠然打傘

直到你一聲棒喝為止

一年前，我們為不存在的家到家具店

日夜交換別致的方言

看乾癯的茶葉沏出，海拔三千

黝黑的茶几隱約流着幾行字——

如是我聞，愛欲，如露亦如電

一年後，良辰美景緩緩硬化
我們內心儲起的頹垣敗瓦
已足夠一起去打水漂
我默念：過去，現在，未來
看快樂越跳越遠

你白鬚太歲般搖頭對我：
少不更事，相沖，已丑而已
黑夜疊在白晝上頭
連風也是凝固的

「這一年……」
直到你緊緊扼着我的喉嚨
阻止我說出結局